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梨魂 第十四章 孽媒

草閣寒深，蕉窗病起，光陰草草，心事茫茫。梨娘一病纏綿，幾淪鬼趣。幸得一妙人兒祭其生花之妙舌，施其回春之妙手，遂啟發梨娘心中之巧計，而成就夢霞意外之奇緣。以懨懨難愈之疾，晨夕之間，霍然而蘇，如陰霾累日，忽現晴光。梨娘之心，若何其快，夢霞之心，亦若何其快，即筠倩之心，亦一樣與兩人俱快。然病之來也，梨娘自知之，夢霞亦知之，而筠倩不知也。愈之速也，則惟梨娘自知之，筠倩固不知，即夢霞亦不能知也。梨娘明知此意發表後，成否尚未可知，而此時欲解決心中之疑難，有不能不急於發表者。夢霞聞病羈留，欲歸不得，亦知其愈，便可束裝作歸計，而夢霞猶若有所戀而不忍遽行者，蓋欲得梨娘病後之通訊，藉慰其渴想之情也。一日晨興，見案頭有一緘，函封密密，視之固為梨娘所遺，病後腕力不堅，故其字跡殊瘦而不勁也。夢霞逆知其中必有好音，未開緘而喜已孜孜。孰知一瞥內容，有足令夢霞忽而喜、忽而怒、忽而搔首、忽而顰眉，執書而躊躇莫決者。書中所言非他，即發表其心中所計劃，而欲夢霞求婚於筠倩也。書辭如左：

一病經旬，恍如隔世。前承寄書慰問，適在暝眩之中，不克支牀而起，伏案作答，愛我者定能諒之。梨影之病，本屬自傷，今幸就痊，堪以告慰。君之前書，語語激烈，未免太癡於情，出之以難平之憤，宣之以過甚之辭。情深如許，一往直前，而於兩人目前所處之地位，實未暇審顧周詳也。梨影不敢自愛，而不願以愛君者累君，尤不願以自誤者誤君也。君之情，梨影深知之而深感之；君之言，梨影實不敢與聞。君自言曰：「我心安矣。」亦知己之心安，而對於己者之心將何以安耶？況以梨影思之，君之心究亦有難安者在也。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大舜且嘗自專。夫婦居室，人之大倫，先哲早有明訓。君上有五旬之母，下無三尺之童，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孥，本人生應有之事，君乃欲大背人道，孤行其是，不作好逑之君子，甘為絕世之獨夫，試問晨昏定省，承菽水之歡者何人？米鹽瑣屑，操井臼之勞者何人？棄幸福而就悲境，割天性以殉癡情，既為情場之怨鬼，復為名教之罪人。君固讀書明理者。胡行為之乖僻，思想之謬誤，一至於此！梨影竊為君不取也。

語云：天定勝人，人定亦能勝天。君癡如此，豈欲勝天耶？吾誠恐無情之碧翁，且以君之言為怨言，將永淪我兩人於淚泉海而萬劫莫脫也。青春未艾，便爾灰頹。君縱不自惜，獨不為父母惜身、為國家惜才乎？君風流風彩，冠絕一時，將來事業，何可限量。乃為一薄命之梨影，願捐棄人生一切，終身常抱悲觀，將使奇談笑史，傳播四方，天下後世，必以君為話柄，以為才識如君，志趣如君，乃為一女子故，而銜冤畢世，遺恨千秋，恐君雖死，九原亦有未安者，而今顧曰吾心已安耶？君誠多情，惜情多而不能自制，致有太過之弊。過猶不及，君之多情，適與無情者等。梨影愛君，梨影實不敢愛君矣。總之，此生此世，梨影與君，斷無關係。羅敷自有夫，使君自有婦。各有未了之事，各留未盡之緣。冤債未償，既相期夫來世；良姻別締，亦何慊於今生。君不設誓，梨影亦不敢忘君之情；君即設誓，梨影亦無從慰君之情。天下不乏佳人，家庭自多樂境，何苦自尋煩惱，誓死不回，效殷浩之書空，願伯道之無後，為大千世界第一癡人哉！

梨影為君計，其速掃除魔障，斬斷情絲，勿以薄命人為念。梨影以君為師，君以梨影為友；我善撫孤，以盡未亡人之天職，君速娶婦，以全為子者之孝道。兩人之情，可以從此作一收束。梨影固思之審而計之熟矣，然脈脈深情，梨影實終身銘感，不敢負君，為君物色一多情之美人，可以為君意中人之替代，恢復君一生之幸福，此即梨影之所以報君者也。願求之急而得之愈難，寸腸輾轉，思欲得有以報君者而不可得，此梨影之病之所由來也。為君一封書，苦煞梨影矣。霞君乎，君非愛梨影者乎？君非以梨影之痛苦為痛苦者乎？君如不願梨影之有所痛苦，則當念梨影為君籌畫一片苦心，勿以梨影之言為不入耳之談，而以梨影之計為不得已之舉。諒其衷曲，俯而從之。此則梨影謹奉一瓣心香，虔誠禱祝，而深望君不負梨影病後之一書也。

梨影之所以為君計者，今已得之。崔家少女，字曰筠倩，梨影之姑，而青年女界中之翹楚也，發初齊額，問年才荳蔻梢頭，氣足凌人，奮志拔裙釵隊裡。君得此人，可償梨影矣。阿翁僅此一女，愛逾拱璧，嘗言欲覓一佳婿如君者，以娛晚景。嗣因筠倩心醉自由，事乃擱起。君歸去，速倩冰人，事當成就。筠倩與梨影情甚昵，君求婚於我翁，我為君轉求於筠倩，計無有不遂者。此失隴得蜀之計，事成則梨影可以報君，君亦可以慰梨影，梨影之病今愈矣。君能從梨影言，梨影實終身受賜。若竟執迷不悟，以誓言為不可追，以勸言為不足信，必欲與薄命之梨影堅持到底，纏擾不休，則梨影不難復病，此外無可報君，惟有以一死報君矣。然梨影雖死，終不忘君。梨影之魂魄，猶欲於睡夢中冀悟君於萬一也。君憐梨影，知君必能從梨影言，終不忍梨影之為君再病，且為君而死也。率書數紙，墨淚交縈，無任急切待命之至。梨影謹白。

夢霞讀畢，沉吟良久，如醉如癡，一時之從違，竟難以自主。繼思梨娘之言，情至義盡，以過情責我，我亦自覺過情。然我實處於萬難之局，欲拋則無此毅力，欲合則已誤前緣，顛倒情懷，不遑他顧。故我當下筆之時，直以為不如此不足以對知己，而於後來之種種，實未遑一一慮及也。此言既出，我已甘心犧牲一切，抱恨終身，雖明知其太過，終不願中途翻悔，為負情之人矣。今彼宛曲陳情，反覆勸諭，辭嚴義正，殊令人難忍難受，況更以死相要，有逼我以不得不從之勢。我若固持前說，不肯回頭，或更致意外之變，然我竟食言而遁，無恨深情，付之流水，於我心終不能無慊焉。失隴得蜀，計誠妙矣，然趙氏連城之璧，何似中郎焦尾之琴？以曾經滄海之身，肯作再上別枝之想。彼病初癒，我若不允，則無情之病魔，固日夜環伺其旁，不待招之始返也。我不能使之不病，顧安忍使之再病？此時蓋不能不用緩兵之計矣。夢霞立作復書，略謂：「我歸心甚急，方寸已亂，代謀之事，此時不能取決，與我以一月之商酌。俟秋涼來校後再作射屏之舉，諧否雖未可知，然終不敢重違卿意矣。」書後更係以四絕：

勸儂勉作畫眉人，得失分明辨自真。  
蜀道崎嶇行不得，傷心怕探隴頭春。  
俯仰乾坤首戴盆，人生幸福不須論。  
一枝木筆難銷恨，終愛梨花有淚痕。  
天荒地老願終賒，那有心情戀物華。  
不見青陵孤蝶在，何曾飛上別枝花。  
便教好事竟能諧，誤卻東風意總乖。  
最是客窗風雨夕，癡魂頻夢合歡鞋。

孤燈獨宿，孽債雙償。一段奇情，百年幻夢。蓋梨娘此日之書，已定筠倩終身之局。小姑居處，本自無郎，嫂氏多情，偏欲玉汝。惡信誤為鶻信，良媒實是鳩媒。記者不暇為兩人嗟不遇，而先為筠倩喚奈何矣。情有獨鐘，心無他望，除是雲英，願他下嫁，若非神女，那是生涯。夢霞之情，已自誓生死永不移易，雖蘇秦、張儀復生，不能惑其耳。西子、南威無恙，不足動其心，則其決不能以愛梨娘這心，移以愛筠倩也。夢霞固堪自信，梨娘亦能深知，知之而復勸之，梨娘之不得已也；卻之而復允之，夢霞之沒奈何也。兩人不必言，所苦者，筠倩耳。彼既深幸梨娘之病癒，不知梨娘已驅而納之陷阱之中矣。冤孽牽連，誤人誤己，情場變幻，一至於斯。多情者每為情誤，咎由自取，不足怨也。而彼筠倩者，則少小尚不知愁，嬌癡未嘗作態，顧亦為天公所忌，愛嫂所累，終身淪於悲境，果又何罪哉？善談情者，又何說以處此哉？

梨娘得夢霞復書，知夢霞端歸在即，未免觸動離思，頓增惆悵。繼知代作蹇修，夢霞已有允意，私心竊慰。此事果諧，兩人此後或尚多見面之緣，暫時相別，固無足介意也。翌晨復由鵬郎攜來一函，則夢霞已破曉揚帆歸去。函中乃留別詩六章也。

寓館棲遲病客身，憐才紅粉出風塵。  
傷心十載青衫淚，要算知音第一人。

梅花落後遇卿卿，又見枝頭榴火明。  
無限纏綿無限感，於今添得是離情。  
略整行裝不滿舟，會期暗約在初秋。  
勸卿今日姑收淚，留待重逢相對流。  
兩情如此去何安，愁亂千絲欲割難。  
別後叮嚀惟一事，夜寒莫憑小闌干。  
夢醒獨起五更頭，月自多情上小樓。  
今夜明蟾涼如水，天涯照得幾人愁。  
分飛勞燕悵情孤，山海深盟永不渝。